渤海音乐风格探赜

龚天卓　龚　强

摘　要：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特点鲜明的体系。渤海音乐是黑龙江民族音乐的源头之一，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契丹音乐、女真音乐，直到今天的满族音乐及歌舞，依然含有渤海乐舞的成分。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劳动生活赋予其鲜活的音乐生命，民族性格成就了独特的音乐个性，博采众长促进渤海音乐更趋完善。今天分析渤海音乐风格及形成仍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新更美的民族音乐艺术，实现新时代民族音乐的历史超越。

关键词：渤海；音乐；风格；创新

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变化，民族音乐也随之变化与发展。“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音乐是人类与人类的不同个体和各种群体创造的一种体现他们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特点的艺术形式”[1]。

渤海音乐是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源头之一，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契丹音乐、女真音乐直到今天的满族音乐及歌舞，依然含有渤海乐舞的成分。1000 多年来，渤海音乐与众不同的格调和韵律独立于民族音乐之林，在音乐的百花丛中一枝独秀，斗艳争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要领引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持续走向繁荣和复兴必须不断创新。而继承和发扬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渤海音乐的风格形成。

一、自然环境直接影响音乐风格的形成

黑龙江地区幅员辽阔，沃野千里，大山川，大平原，大江河，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和极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养育了勤劳、朴实、热爱生活的靺鞨人。一年四时，春夏秋冬，寒热暑温，泾渭分明。春来山峦吐翠，百花含苞待放；夏时林涛绿浪，满目郁郁葱葱；秋天果实飘香，山岳层林尽染；冬日漫天飞雪，大地素裹银装[2]。但美好的景致是在人们衣食无忧的前提下才能去体味和欣赏的。而古时黑龙江大地的严冬盛夏，极时温差高达 80℃。一年间严酷的气候变化使得人们束手无策，不断地被动适应。残酷的自然环境给人们的生活以无情的挑战，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生存环境的恶劣让人们深感惨淡艰辛，无时无刻不存在畏惧、惊恐和危险。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拼搏、努力与抗争，在经历了从度日如年到习以为常乃至战胜自然的转化过程后，这里的人们更加智慧、坚韧与勇敢。

在与大自然的抗争、搏击中，靺鞨人遇到了许许多多难以认知的事物，为了解释，有时是解脱或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大千世界、变化无常、神秘

作者简介：龚天卓（1981—），男，首都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音乐学；龚强（1954—），男，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史志、信息技术。

莫测、望而生畏的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抑或生命联系在一起，通过主观臆想，人为地赋予它们主观意识，于是，形成了信仰和祈求。这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观念的最初形态——萨满信仰。萨满教以十分简单的崇拜天地、崇拜大山、崇拜日月、崇拜野兽等单纯对大自然的崇拜，逐渐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出现了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乃至图腾崇拜。萨满教在求仙、祭神过程中所使用的声音、曲调、行腔、节奏等，渐次派生出来的神调旋律，及至萨满音乐，是靺鞨民族音乐的重要基础，乃至组成部分。通过宏观分析渤海音乐的结构体系，中观分析靺鞨音乐的内在组成，可以清晰地看到萨满音乐的元素成分存在其中。渤海音乐整体艺术展示经常会显现出萨满音乐内涵的微妙光点在闪烁。

二、劳动生活赋予其鲜活的音乐生命

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也创造了语言、文字、音乐等多种形式的文化集合。人们在经年累月的生产、生活中，由于沟通、交流的基本要求，需要运用语言以满足朴素的愿望与诉求。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传承和升华，语言更加完善，词汇更加丰富，表意更加准确，内涵更加深刻。然而，更高层次的沟通、传达、交流，内心世界的显露，乃至情感的表达与传播，仅仅使用语言是不够的，还需要更为深刻地抒发、传递工具——音乐。语言和音乐，其功能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进而转化成被使用者所依赖，而这种为人们所需要且依赖的东西，由于植根于广大的民众之中，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断更新、完善，不断趋向于完美。

从最早的黑龙江古代先民肃慎（息慎），历经挹娄、勿吉的演变，以后成为靺鞨人，他们一直繁衍生息在黑龙江大地的群山密林深处，江河湖泊之滨。黑龙江流域那古树参天、枝繁叶茂的森林，纵横交错、奔流不息的江河，巍峨奇异、绵延不断的群山，一望无际、广阔无垠的平原养育了勤劳智慧的靺鞨民族，他们世世代代在那里采集、狩猎、捕鱼。后来的《金国志·出兴风土》曾记载靺鞨人“以桦叶，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又载：“金之初，出靺鞨”。“金之先辈，其乐唯鼓笛，其歌唯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再后来，宋人张舜民在其所著的《史北记》中有如下记述：胡人吹叶成曲，以藩歌相和，音韵甚和。根据上述史籍记载不难推断，吹叶狩猎，吹叶当乐，并以歌相和，应该是当时靺鞨人的原始音乐形态。

根据史料记载，粟末靺鞨于公元713年受唐王朝册封建立渤海国之后，将靺鞨民间乐舞朝献给唐王朝，而这种源于靺鞨先民，或模仿野兽之姿，或模仿狩猎骑射，或模仿激流搏击，或模仿飞鹰驾狗（在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上驾狗拉爬犁，送羽族之虎海东青觐见朝贡），或模仿在水中与大型鱼类拼争，或模仿于深山与猛兽搏斗的乐舞，源于民间，古已有之，一直在渤海百姓中流传，足见靺鞨乐舞，渤海音乐是产生于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恶劣环境下的殊死拼争与奋勇搏击，必要的谋求生计手段，日常的喜怒哀乐表达，各种情感的抒发与宣泄，以及各种自然景观，为音乐的产生提供了最丰富的基本元素，成为渤海音乐创作的源泉。

三、民族性格成就了独特的音乐个性

所谓民族性格，指的是靺鞨民族在东北极边苦寒，酷暑难耐，人迹罕至，猛兽出没……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生存，团结一心，战天斗地，公正为本，信守承诺等等，由此而形成的民族个性与品格。自古以来，东北人性格率真、心胸豁达、粗犷豪放、勇敢善良，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形成原因的。这种个性与品格在渤海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当然，它是在历史长河的激流中不断荡涤、冲刷、打磨，逐步完善的。而这种性格必然影响渤海人的音乐创作思维，并直接反映到他们的音乐甚至旋律之中。或者说渤海音乐文化会充分

体现这种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品格与个性。《资治通鉴长编》卷 29、《辽史》卷 39《地理志三》和《契丹国志》卷 24 都引用了宋代王曾《王沂公上契丹事》的记载："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在渤海国时期，每逢民俗活动、重大节庆和重要祭日等，靺鞨族人聚会娱乐之时，都要举行如"踏锤"等传统民间集体歌舞，几个擅长歌舞的男性与跟在后面的士女"更相唱和"，男声领唱，女声众合帮腔，伴以"回旋宛转"舞蹈。其舞姿刚柔并济且整齐划一（《宋会要辑》蕃夷二）。应该说，这种男领女随，多人参与，载歌载舞的大型行进式集体歌舞，亦即今天的"踏歌"，彰显了靺鞨民族能歌善舞，充满活力的精神风貌。那种既热情奔放，又婀娜多姿的舞蹈与刚毅雄浑，铿锵有力的歌声，充满了海东盛国渤海音乐的人文色彩，较之一些早期少数民族"面涂油彩，腰围兽皮，持矛舞棍，呼哨和歌，赤脚裸身，手舞足蹈"，更具有民族美感和民族个性，以及蕴含其中的民间公众娱乐性和民俗广泛传承性。靺鞨人鲜明而独特的民族个性和人文品格，深深地浸染着自己音乐艺术，融合于自己的音乐文化中，更加丰富了渤海音乐的基本成分，彰显了渤海音乐的地方特色。

四、博采众长促进渤海音乐更趋完善

粟末靺鞨建立地方政权，接受大唐王朝的册封之后，大量派遣使臣和留学生到唐廷长安（今西安）广泛学习并吸纳唐王朝的文化。在管理、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效仿唐廷，达到了"车书本一家"的程度。在音乐方面也大量地学习、借鉴、吸收大唐音乐的精华。在唐朝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渤海统治者也深信"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宣化育人之道，于是，宫廷也效仿唐朝设置音乐机构太常寺，还效仿唐朝宫廷雅乐、燕乐专门创作了渤海风格的祭祀音乐和礼乐，著名曲目如《新靺鞨》《大靺鞨》《新乌苏》《古乌苏》《进走秃》《退走秃》《敷手》《贵德》《昆仑八仙》《地久》等。同时，注重与日本的交流，不仅了解并学习其音乐文化，还把渤海乐传入日本，使之成为日本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包括学习高丽乐的某些精彩内容。这使得渤海音乐更加趋于完美。渤海乐对后世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女真乐和古代满族音乐的主体，并对日本音乐和我国中原音乐有过较大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渤海音乐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风格突出，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音乐奇葩，为世界民族音乐宝库增添了绚丽的瑰宝。

黑龙江地区历史悠久，10 个世居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在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和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分析渤海音乐风格及形成，对今天的黑龙江民族音乐仍然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在长期的民族音乐艺术实践中，以渤海音乐为代表的黑龙江少数民族优秀音乐精品在精神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堪称一绝，尤其是在线条、和谐和意境等方面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因此，必须坚持精品民族音乐艺术的挖掘传承，坚持推动民族音乐艺术创新融合[3]。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新更美的民族音乐艺术，实现新时代民族音乐的历史超越。

黑龙江音乐文化根植于黑土地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悠久的黑龙江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创新，将使得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实现大发展、大繁荣，也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天彤 . 论高师民族音乐教育 [J]. 中国音乐，2004，(4).
[2] 龚强 . 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3] 刘子殷 . 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N]. 光明日报 .2014-3-22（6）.